



## 种花人

□莫测

五月初，林花去了春红，大地似乎少了许多色彩和情调。于是便有了诗人的多愁善感，“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就在不经意之间，空旷的土地上便冒出星星点点的绿影。它们有的椭圆，像刚出土的冬瓜幼苗；有的柳细，像弱不禁风的辣椒秧秧；有的带了锯齿，酷似被春风剪开的番薯叶边。但是，它们都不是蔬菜，而是种花人特意播种的花卉。

每年秋后，种花人就像种庄稼那样，开始锄草、烧荒、耕地，让泥土沐浴阳光雨露，吸收天地精华。待到次年天气回暖的四月底五月初，再次锄草、松土之后，打上一层底肥，将格桑花、黄秋英、金光菊等花卉种子和着细沙或石谷子，均匀地播撒在土地里。一周之后，那些花卉种子就争先恐后地破土发芽，撂荒了一个冬季的土地便有了生机，有了种花人满眼的希冀之光。

春雨即将来临之际，种花人则抓住时机，开始给幼嫩的花卉补充养分，即抛撒颗粒肥料。五月底，有少许花儿性急，匆匆伸出小脑袋。它们像早熟的少女，躲躲闪闪，羞羞答答，既想见又害怕见到异性的目光。

再过十天半个月，即六月上旬，花儿们像女大十八变，变得落落大方，青春洋溢了。桃红的、杏黄的、湖蓝的、紫乌的、银白的……开得大地五光十色，开得夏风熏熏陶陶，开得行人驻足不前。种花人说，这个季节的花儿，统称为夏花，是比春天热情奔放、绚丽夺目，且意志铿锵的夏花，即使在炎炎烈日之下，它们也蓬蓬勃勃，灼灼其华。也许是这个原因吧，泰戈尔把它写进了诗里，“生如夏花之绚烂”。

花地里的雀稗、野艾蒿、紫苜蓿和一年蓬等野草最喜欢凑热闹，当看见花卉种子破土发芽的时候，它们也迫不及待地蹦了出来，不分白昼地疯长着，比秧苗长得青葱、繁茂，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花工们对野草忍无可忍，于是便来了个斩草除根，甚至还使出杀手锏——除草剂。哪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花工们前脚一走，它们就接踵而至，拼命争抢肥料，占领空间。见此情景，花工们便把花地划分成片区，来了个轮换作战，即一三五围攻这一片，二四六消灭那一片，绝不允许野草盖过花卉的生长势头。然而，野草们并不认输，它们躲藏在花卉缝隙中继续生长着，并睁大眼睛等待着出头之日。但是，花工们始终没有给野草机会，一瞥见野草就会生出不置野草于死地、誓不罢休之决心，那手就会直接地伸向野草。

不知不觉之中，一个夏天就过去了。在花工们的悉心呵护下，朵朵夏花都像阳光一样火红、热烈、明丽。人们都把目光、画笔、闪光灯等统统聚焦到了它们身上。而那些野草呢，哪怕是人们的一丝余光也很少获得。

送走处暑，迎来白露，度过了青春韶华的夏花便进入暮年。此时，夏花开始叶黄枝枯，孕育结籽。格桑花、黄秋英、金光菊之类的花卉种子比较娇气，落地之后，它们大多腐败为泥。所以，花卉种子一经成熟，花工们便急忙将其收集起来，储藏于恒温室内，以提高来年播种时的发芽率。

那些野草怎么样，很少有人去关注它们，似乎忘记了它们的存在。然而野草从不悲观，从不在意。因为有了风儿、鸟儿的存在，自己就存在，就还要与花卉一争高低。正是这种意志坚定、自信满满的精神而使它在地球上永远占有一席之地。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 乡村粉匠

□王小平

秋冬之交，正是挖红苕的时节，下粉条的师傅也要登场了。

在山区农村，红苕、洋芋、苞谷被称作“三大坨”，是庄户人家赖以生存的主粮。红苕的季节性很强，地冻之前必须全部挖完。收回来的红苕，挑出品相好的窖藏起来，便是整个冬天直至来年开春的口粮。家家户户都有一口苕窖，那既是庄稼人的粮仓，也曾是孩子们捉迷藏的好去处。而那些挖破的、品相差的红苕，则被洗净磨碎，过滤沉淀，最后摊在簸箩里晾干，成了粉面子——那正是制作粉条的原料。

大集体时期，几乎每个生产大队都有粉坊，有些小队也有，但庄户人更乐意在自家院里下粉条，手提肩扛、搬来运去，终究不太方便。乡下人下粉条，多半是为了过年过节自家吃。粉条可炒可炖，猪肉炖粉条更是招待贵客和年饭桌上的大菜。一想起来，就叫人忍不住咽口水。

若遇上好年景，红苕丰收，下粉的原料也就宽裕些。做出的粉条除了自用，还能匀给左邻右舍，或挑到乡场上换点零钱。乡间路上，偶尔能见到挑担叫卖的农人，一斤粉条不过几角钱。

在我们老家那一带，要数巫溪板凳爬（小地名）的粉条最出名。那里出的粉条白亮筋道，久煮不糊，深受百姓推崇——这自然与粉匠师傅的手艺分不开。粉条，成了板凳爬最亮眼的名片。

下粉条需提前请好粉匠师傅，再叫上几个打下手的。这活计像唱大戏，一个人可干不来。紧锣密鼓地准备些时日后，选一个晴好的日子，便正式开工。

下粉的工具都是农家常用的：大木盆、木桶、瓦缸、铁锅。唯独那把特制的漏瓢，是粉匠师傅自带的宝贝。它形似水瓢，底上钻了许多小孔，粉条便是从这些孔中流出来的。

下粉条是体力活，粉匠师傅多是结实汉子。他们与其他匠人不同，总是系着雪白的围腰和袖套——毕竟粉条是入口的

东西，卫生马虎不得。

众人听从粉匠师傅指挥，各司其职：生火烧水、揉搓粉面、准备晾晒的场地与竹竿……一切有条不紊。调和粉面时，粉匠师傅会亲自煮些茨汁兑入缸中，以增加粉条的韧性。除此之外，还要加些明矾，一则增亮定型，二则让粉条更耐煮、有嚼头。这比例是师傅的看家本领，向来秘不示人。

揉面是制作的关键。三四个人围住瓦缸，一手撑住缸沿，一手沿内壁用力揉搓，仿佛一场张弛有度的舞蹈。大家手脚不停，嘴也不闲着，东家长西家短，乡野趣事随口道来。

揉面偷不得懒。粉面揉不好，下出的粉条就不光滑匀称，中间结块，俗称为“性阳子”，像人身上的淋巴结肿块。待粉面揉好，锅里的水也滚开了，粉匠师傅便正式上场。他将衣袖高挽，从缸中抠出一团面置于漏瓢，左手执瓢，右手迅速拍打，粉条便如舞者般从孔中颤动着坠入沸水。待粉条变白煮熟，帮手便用长竹筷捞起，放入冷水盆中激凉防粘，再挂上竹竿晾晒。顿时，一根根泛着苕香的粉条在风中摇曳，白晃晃一片，勾人食欲。

待水汽稍干，还需将粘连的粉条细心分散。彻底晾干后，便把粉条裁成一尺多长，每两斤捆作一扎，用粽叶系紧，罩上包袱，既防尘又防鼠，挂在屋梁上能存很久。

大集体时代，能吃上粉条的人家算是不错的。那时温饱尚未解决，下粉也算得上奢侈。粉条更是送礼的上佳选择。遇亲友建房或办喜事，送上几斤，主家觉得实惠，送礼人也显得体面。

世事变幻，岁月更迭。乡村粉匠的身影，已渐渐湮没于时光长河。但那转动的石磨、雪白的粉条、空气中弥漫的香气，以及师傅们挥汗如雨的画面，始终是我孩提时代最难忘的回忆。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 “好吃狗”老高

□老高

我是一个好吃狗，而且还小有名气。

当年我下乡时，几乎不去当地接待安排的宾馆和酒店吃饭。因为在我看来，正宗的传统美食一般都会在街头巷尾或路边的“苍蝇店”。而宾馆和酒店的菜摆盘的确很好看，也可品尝。但不能当菜吃，天下酒楼一个味。我几乎都自己去找或是请当地熟悉人介绍传统美食，有时候我甚至是直接到农民家里给几百块钱，请老乡按照他们的习惯做一桌饭菜，一行人吃下来，既经济又实惠，大家还拍手叫好。我先后去过全市300多个乡镇（街道），哪里有正宗的美食，我大概也略知一二。

后来，我为了吃一碗纯正的猪肝面，我和夫人驱车两小时跑到四川的武胜县猪肝面本店品尝；为了吃上正宗的热干面和小龙虾，我们乘坐高铁五个小时去湖北武汉品尝；为了吃到正宗的红豆牛肉汤锅，我们坐了三个小时的高铁去贵阳发源地的本店品尝。

我不仅好吃、能吃，时不时我也会亲自动手做上几个家常菜，比如凉拌三丝、激水胡豆（黄豆）、爆炒粉肠、酸鲊肉（猪大肠）、粉蒸肉（排骨）……当然，在饮食方面我还酷爱显摆，常常把好吃的美食发给人或是朋友圈，让大家分享，特别有一种成就感。

也正因为如此，曾有几位领导就说我是典型的吃

货。不管是褒还是贬，反正我脸皮厚，无所谓，我甚至还嬉皮笑脸地跟领导说：“不能这样说我哟，你们这样说的话，那我就是省级吃货了哟！”他们笑一笑，说我还真是脸皮厚。

那天去体检，医生告诉我说：“你的毛病很多，千万要忌口，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吃肥肉，少吃米饭少吃面条，要养成饥饿型。”听了医生一番好心的忠告，我还真有点不是滋味，当年我们为了解决饥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现在好了，有吃有喝了，又要劝我们回到饥饿时代，我真没搞懂。我说：“医生，你说我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喝，我还来做什么体检？我来检查身体的目的就是能吃能喝嘛，不然我来体检什么？”把医生气得不知说啥好。

后来我又仔细想想，其实医生的话也不无道理，告诫我忌口也是对的，说明我还有救，至少他还没有告诉我：“看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你想吃什么就赶紧吃吧……”那我岂不是真的完蛋了。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 酢浆草(外一首)

□唐代贤

虽然长得既矮又小  
可从不惧怕足下的践踏  
和高草巨树的挤压  
即使头顶有烈日炙烤  
或遇暴雨倾盆而下  
苦字也从不在风中泄露出半声  
压弯的腰杆，不用扶  
只要根须还咬住地心  
来年的阳光雨露一到  
就会挣破冻土，点染大地

## 一年蓬

别看身子轻得像一缕烟  
但从不在意风的肆意拨弄  
任由漫无边际的漂泊  
哪怕前方是荒漠戈壁  
或是岩缝苔阶  
从不哀叹无枝可栖的艰难  
断了的茎秆，不用怜惜  
只要种子还是完好的  
一阵风过，在异地他乡  
羽絮就会缀起一片新的星火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 踏秋

□陈中明

清晨的市郊  
像一枚刚剥开的橘子  
空气里飘着微凉的甜味  
公路旁的枫树集体点燃自己  
火焰没有声音  
却烧得漫山遍野

金黄、橙红、赭石  
一页页翻动的色谱  
比任何问候都热烈  
我们把车窗摇到底  
让风把调色盘打翻  
把笑声吹得满身都是

下车，踩进厚厚的落叶  
脚下发出“咔嚓咔嚓”的脆响  
像大地在替我们鼓掌  
你捧起一把叶子抛向天空  
它们旋转、飘飞、落下  
像一只只金色的蝴蝶

那一刻，我们都成了孩子  
在彩色画里张开手臂  
把秋的灿烂抱个满怀  
直到傍晚，夕阳把树影拉长  
我们坐在田埂上  
看最后一枚叶子  
用极慢的速度  
完成一次金色的跳伞

你忽然说：  
“原来快乐可以这么简单——  
把世界调成秋天的滤镜  
再把自己放进去。”  
我们起身，拍掉衣襟上的光  
带着满袖风响  
向灯火渐起的村庄走去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